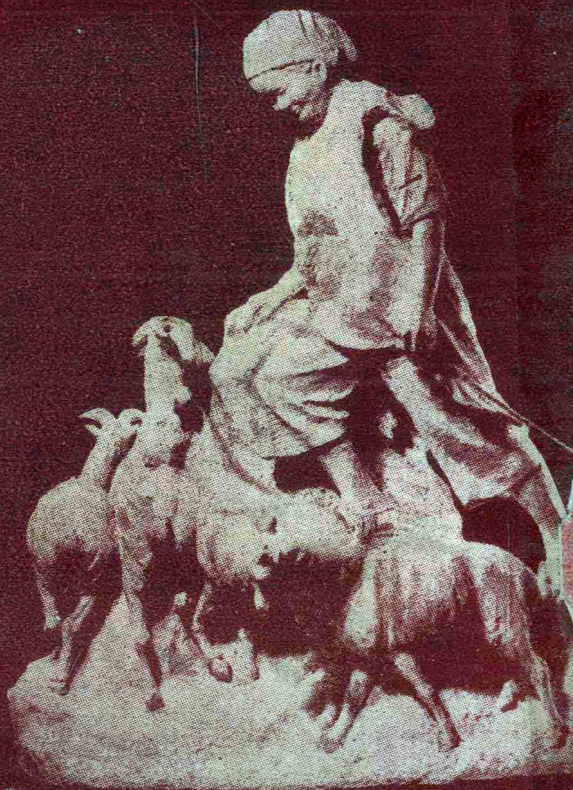


~~12007~~ 12070
10314
034

村餘新

蕭放編著



新村餘新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一日

出版 (1000-1000) 號

新南中書局

第八二二號

行印本光文

總000123 36開, 120面 每4,8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

上海造 0001-2000 册

上海書報印行

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
目錄

喜重逢·····	一
宅院換舊主·····	三
鐵樹開花·····	五
父與子·····	七
赫大娘·····	二二
出家人還家·····	二三
清明節·····	二四
不是瘋病·····	二六
扎根·····	二八
送地·····	三〇

新餘村·····	三
一個農民代表的話·····	三
胡大脚·····	五
許開杏學耕地·····	七
胡淑珍識字·····	九
劉柱娶媳婦·····	三
姻緣·····	六
改嫁·····	四〇
光榮人家·····	四二
鴛鴦枕·····	五
翻身人民的兒子·····	六〇
母親·····	六五

一封信·····	六八
『不讓我去可不行』·····	六九
『宋青天』與『宋人命』·····	七一
還鄉夢·····	七四
晚會·····	八一
留羣編筐·····	八三
王老五·····	八五
換腦筋·····	九三
喬連成和他的合作社·····	九九
一張照片·····	一〇六
去見毛主席·····	一〇八
站起來做主人·····	一二〇

喜重逢

一九三一年的春天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東台縣，鬧着嚴重的飢荒，天災加上『地主災』，逼得窮苦農民把能吃的草都吃光了；可是地主家裏卻糧食滿倉，不肯救濟。

三月十四日早上，李春光看見老婆手裏抱着的『二寶』黃皮包骨，張着小嘴。他沒奈何想去找地主『崔大爺』借點糧食回來救救孩子。誰知崔家少爺大門都不讓他走進，罵他是『討飯的命』，還放出一條惡狗來咬他。李春光帶了一肚子恨和氣回來。只好拿定主張一家老小出外討飯。

一家四口在一起討飯勢必養不活，李春光和老婆傷心的哭着，商量一晚，決定男人帶個大兒子，老婆帶走小兒子，分頭討飯。第二天分手時，老婆脫下一件破夾衣，穿在『大寶』身上，李春光接過老婆手裏的二寶，親了幾個嘴，

眼淚滴在小臉上。他們就硬着心腸分開了。

一年一年的過去，大家都沒有消息。李春光帶着大寶流浪在興化、高郵、寶應一帶。頭髮漸漸地發白，背也駝了。大兒子雖長大成，可是又瘦又黃；這時他們那有人生的樂趣！

漫長的歲月，忽忽已過十五年。

去年冬天，東台縣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行土地改革，窮人都站了起來。消息傳到李春光的耳朵裏，他立刻和大兒子趕回家來，在唐洋區分到十六畝田和農具，李春光很快的變成中農。父子兩人立刻忙起家務來了。但是，總覺得心裏有一個大疙瘩——大兒子沒有了媽媽，自己看不見心愛的二寶。

正月初四這天早上，一個中年的女人，站在李春光的門口，呆呆地向裏張望，大兒子正在問她做什麼，李春光走出來，上下仔細地打量着這個女人，他忽然一步跑上去大聲的叫着：

『孩子媽，是你呀！』

夫妻們十五年沒有見面，二寶死了，悽慘地苦情馬上湧上心頭。三人抱成一團，痛哭起來。

第二天，李春光特地煮一鍋大米飯，辦兩桌葷菜，請鄰居們來慶祝他們的團圓。飯後，李春光當着衆人把討飯十五年的木棍、破籃、袋子……一件件拿出來扔了。他要老婆和大寶永遠記住，是誰使他們討飯十五年，又是誰使他們再能團圓。

——蕭放

宅院換舊主

章邱縣任家寨子有個老鐵匠，名叫潘廣昌，今年六十二歲，他在關外打鐵四十五年，家裏住的幾間破屋還是找親家借來的。兒子二十五歲了，也沒人給他找房媳婦。真是：『灶王爺綁在腿肚子上——人到那裏家到那裏。』

青山區解放以後，潘老漢領導羣衆實行土地改革被選爲村長，分得六畝四分地和一座宅子。

五月初十，周圍的翻身農民來慶賀任家寨子土改勝利，並給潘廣昌『溫鍋』——青山區一帶，有種風俗，就是每逢有人搬家，街裏街坊的鄉親們都要辦些酒菜替他『溫鍋』。大家看到老潘新宅子的大門上寫着：『住新屋永遠不忘共產黨，吃飽飯堅決擁護解放軍』。房門上又貼着一副『宅院換舊主，土地還老家』的新對聯。個個都很驚奇，有的就問：

『你的門對子寫錯啦，今天這宅院明明是換的新主人呵！』

潘老漢笑咪咪地說道：『說來話長，這座宅子和分給我的六畝四分地，六十年前，原是咱家的，那時，咱爺爺被地主逼得沒飯吃，利上加利，三滾兩算，就給了地主。今天還老家了，怎麼能說是「換新主人」呢？』

鐵樹開花

一提到劉允海，城子莊的老少爺娘們，就笑嘻嘻地談說着：「人家說鐵樹開花，扁擔發芽，這句話，按在咱莊劉允海的身上，這才恰當嘛！」

前幾年，劉允海連鞋底大小的地都沒有，整兩年沒有穿過棉衣，母親和老婆，凍得皮都裂了，孩子們餓的哇哇地哭。可是財主家卻連半升糲子也不肯借給他，連半分地也不給他種。

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天，劉允海一家連地瓜葉子湯都吃不上，看着母親病在床上，老婆瘦的像乾樹柴一樣。這種窮日子叫他老婆實在熬不下去，就忍痛撇開自己的丈夫、孩子和婆婆，出去討飯。這真是：『嚴霜單打獨根草。』劉允海一家被窮日子逼得夫妻骨肉兩分離！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沂河東裏好像一聲霹靂晴了天——共產黨解放了這塊大

平原。劉允海也就一步一步直起腰桿兒來了。在土地改革中他分到七畝九分地。

劉允海雖然已經五十歲，現在臉上總是紅潤潤的。舊曆臘月十五日，好像喜從天上來，出去討飯六年的老婆，又找回來了！一家人見面，又高興又傷心；鄰居們也都來賀喜。

他們爲了歡度團圓春節，全家人都做上新衣服，磨麥麵、買豬肉、蒸米糰……陰曆元旦的清早，劉允海看了自己身上的新棉襖，看看老婆、孩子和八十多歲的老娘，再看看牆上掛着的毛主席像，不禁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咱們翻身了！咱們團圓了！這是誰給咱們的鴻福！』

站在他身旁的大孩子，指着毛主席的像，天真的說：『是毛主席給咱們的鴻福！』

父母都笑了。

這時滿天紅雲，剛剛上昇的太陽，從他家東窗照進來，照得全家越發喜氣洋洋。

父與子

十月一日傍午，在第五野戰醫院的輕傷病房裏，出了一件喜事：民工看護員閻玉康，捧着兩盤小菜送到剛剛入院的閻德元面前，他一眼看見這個瘦長臉、大眼睛、凹鼻梁的傷員，馬上就像一根鐵釘一樣釘在那裏；那傷員手裏用高粱糶編着一隻籃兒，更使他觸動心機：『咱的喜兒，從小不是愛玩這個麼？』望了又望，倒底忍不住的叫出：

『喜兒，你，你還——活——着！』

閻德元嚇了一跳，抬頭見面前站着一位鬚髮灰白的大爺，他認不出是誰了，呆了好一會，他呀的一聲，跑上去雙手抱着老漢，大叫：

『爹呀！你老人家也還活着嗎？』

二人抱頭痛哭，弄得屋裏另外三個傷員，簡直莫名其妙。仔細聽去，才知道是別離十四年的父子，想不到今日團圓。

老漢說：『兒呀，自從你在民國二十二年出去討飯以後，咱受的苦處，比黃連還苦：血，被「三支隊」（蔣匪所謂「地下軍」）喝淨了！咱堂邑縣一帶，三十一年大旱，幾個月沒落一滴雨，莊稼顆粒無收。樹葉兒都吃光了，到後來找草根磨麵吃。窮哥兒們陷在這種地步，殺千刀的「三支隊」還死逼咱們繳糧繳款。窮人吃草根麵子，屙不下屎來，盡屙血啊！身上去掉黃皮，骨頭就散了；餓死的人在炕上爛了！弄得窮漢們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好忍痛割肉——賣兒賣女。』說到這裏，老漢放聲大哭：『兒呀，你弟、妹全被你爹賣啦！』

『娘呢？』兒子搶着問。

『你娘，你娘屙血，六天啥也沒有吃，餓的說不上話來。就，就在你弟妹

賣走的晚上，活活的餓死！咱餓的不能動彈，好不容易才爬到門口，咱從莊東望到莊西，不見一個人影兒，沒法，咱挖了一天，在你娘的舖旁，才挖個小坑，把你娘埋下……第二天晚上，那個砍千刀的保長，領住「三支隊」又來要命！王八孫子開口就罵：

『媽的皮，你賣孩子的糧食呢？』

『咱還沒有回口，王八就叫「打」，兩棍把咱打昏……醒過來，再也找不到賣你弟、妹的糧食了！』

父子四行眼淚像屋檐下滴水，老漢的鬍子靠在閻德元的臉上直是發抖。兒子傷心的說：『……你兒討飯到鎮江，第二年三月，國民黨的市政府叫咱窮哥兒們去領糧，誰知糧食一粒沒領到，反被抓去當兵。一直當到如今……今年四月裏咱又被編到新五軍裏扛槍……爹呀，那邊隊伍裏像咱們這夥窮人，不知有多少！他們不是被抓來，就是被綁來的。他們有誰願意替蔣介石那一幫賣命

呢！就像鄆城以南一仗吧：隊伍被解放軍打得像羣打傷了的兔子，到後來只好拾起大腿來逃命！……中央軍向來把傷兵比狗屎還不如，你兒下巴被打傷了，他把咱們甩得遠遠的。後來，還是人民解放軍將咱抬下來的。要不是解放軍救咱，你老人家休想見兒了！」

父子兩個抱在一起，老漢的眼淚，一滴滴地流在兒子的手上，他悲憤地說：

「兒呀，你知道是誰叫咱家破人亡！又是誰救了咱！」

兒子忍不住兩眶子眼淚，連連點頭，表示他完全知道。

老漢擦一擦淚眼，心裏忽然又高興起來，他感動的說：

「共產黨是個活菩薩——咱翻身了，被趙無常詛去的二畝地還了咱家，又分到二畝多。想不到「趙太爺」的大廳屋，給咱們「窮光蛋」住上啦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兒子詫異的問。

老漢說：『怎會假呢？』父子笑了起來。父親從衣袋裏拿出一包冀南幣來，遞給兒子，他又一字一句的說：『兒呀，現在從咱們陳莊向西看，幾十里不見一戶人家，一、二百個莊村，全被蔣介石的「三支隊」滅了！你要替你娘、替你弟、妹和咱們的親鄰報仇！在自家隊伍裏好好的幹吧，等傷口復原趕快上前線去。你記牢你爹的話，咱指望你當個英雄。打倒蔣介石那一幫，那時望你回來，咱替你討房好媳婦再去工作！』父子又哈哈地笑了起來。

晚上，醫院裏特地爲他們燒盤豬肉，房東送了盤鹹魚，老漢買了燒酒，這一別十四年的閻家父子，借大好月色，飲酒慶團圓。